

语言“吃喝风”

于月

一阵强似一阵的“吃喝风”，吹得“酒楼、酒店、酒家、酒吧、饭店、餐馆、美食城、小吃部、大排档”林立街头。但是，它们比起用“吃”构成的词语大军，却是小巫见大巫，免不得要“吃醋”犯“红眼病”的。

凡与生计或分配方式有关系的，人们常要冠之以“吃”：

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叫“吃大锅饭”，小范围的平均主义叫“吃小锅饭”。靠国家计划维持生产者叫“吃计划饭”，靠亏损补贴或贷款维持生计者叫“吃亏损饭、吃贷款饭”。教师是“吃粉笔末”的，舞问弄墨者是“吃文化饭”的，“吃会议饭”者抬高住宿费以补助生活称为“吃床腿”，老百姓把用公款大吃大喝名之为“吃白饭”，出版界把大量出版古书称作“吃死人、吃古人”。

以上都是端“铁饭碗”的“吃公粮”或“吃官粮”的“食路”，端“瓷饭碗、泥饭碗”者、以手艺谋生的“吃百家饭”者、以及那些“吃黑饭”的黑道人物，所“吃”的就更为丰富多彩了。

“吃紧俏饭”者，以倒卖紧俏物资牟利；“吃长路饭”的，以贩卖人口得财，“吃捻的”，卖假药行骗，“吃教”的，借教会势力谋钱。妓女自称是“吃腿饭的”，利用“吃腿饭的”赚钱称为“吃花饭、吃软饭”。小商贩暗中加秤为“吃星子”，盗窃古墓者叫“吃臭”；赌徒谑称为“吃南门饭”的，这些吃南门饭的合伙作假骗人为“吃春头”，自己受骗谓“吃药”。敲榨、抢劫谓“吃横”，敲榨小偷的黑钱称为“吃佛爷、吃皮子、吃二馍、吃票”，温和索讨叫“吃软票”，强取硬夺叫“吃硬票”。坐地分赃为“吃小米”，购买赃物曰“吃巧”。

“吃”得最五花八门的，要数当代的“扒界”。“吃闯钱”者乘人多拥挤之机扒窃，“吃死尸”者趁人睡着之时摸钱，“吃双生”者在情侣们正亲亲热热时下手，“吃掉脸、吃瞟眼”者趁人不注意时拎走行李，“吃大拉”者最擅长开提包拉连，“吃钓杆、吃杆杆钱”者惯于用竹竿挑取晾晒的衣物，“吃格子”者善于在旅馆饭店钻门翻窗，“吃座窗”者工于摸乘客钱包，“吃转子”者长于摘人手表，“吃闯槽”者乃白天入室盗物的“白日闯”，“吃黑道、吃黑钱、吃露水钱”者是夜间行事的窃贼，“吃大轮、吃飞轮、吃双线、吃两条线、吃轮子钱”者是火车上行窃的“铁道游击队”，“吃小轮”者是常在电车、汽车上“搵食”的“钳工”。

“吃”也不限于生活门路。受特殊照顾说“吃小灶、吃偏饭”，考试或比赛得零分称“吃鸡蛋、吃鸭蛋”，军队里弹不中靶叫“吃烧饼”，上海把打排球击痛了手指叫“吃萝卜干”，广东说亲吻面颊是“吃咖喱鸡”，武汉戏称上吊是“吃长面、吃油面”。访人不见叫“吃闭门羹”，枪毙叫“吃黑枣、吃莲蓬、吃花生米”，几乎是全国都懂的婉语。被收容拘留为“吃定量、吃炸药、吃自来饭”，被捆绑起来为“吃油条”，挨打谓“吃馒头”，调戏妇女曰“吃豆腐、吃肉包”，怕也是各地黑道的共用语。

语言是历史的记录、现实的镜子、心态的外显。为何“吃”字如此受到青睐？也许在中国解决吃饭问题着实不易，也许是应了“民以食为天”的古训，也许是中国“吃文化”历来比较发达的缘故。虽然现在大多数人的温饱已不是大问题，但积习难改，仍不忘把“吃”字挂在嘴上。